

李金发诗歌与现代主义思潮

夏俊华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 漯河 462002)

摘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李金发是现代诗歌领域一个不可忽缺的人物。在“五四”大量译介外来文化的背景下,他的诗歌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的影响。本文着重从文本分析出发,梳理现代主义思潮对他的影响以及在他的诗歌中的运用。

关键词: 李金发;象征诗派;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05)03-0077-03

作者简介: 夏俊华(1967-),女,河南漯河人,研究生,河南漯河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学研究。

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李金发可以说是一个既享有盛名又褒贬不一的人,但他无疑是推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传播最有力的诗人之一。尽管后来曾被称为新诗发展中的逆流,他却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一样一直在诗坛上飘荡,在毁誉参半中被人评说和模仿着。他对后世的影响之大从诗歌的发展脉络中可见一斑。30 年代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有他的影子;40 年代以穆旦为代表的“九叶派”有他的回声;80 年代以北岛、舒婷为代表的“朦胧诗派”与他有天然的瓜葛;即使 90 年代的“后现代”也不能说没有留下以他为代表的象征诗派的文化积淀。作为象征诗派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与现代主义思潮之间的渊源从中可见一斑。

发源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现代主义思潮是以尼采、叔本华、柏格森为代表的西方现代非理性哲学和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现代心理学相结合的产物。这种现代性的核心内涵就是彻底反叛传统、十足的标新立异精神。象征诗派是最重要的分支之一,它强调细致入微地表现内心感受和心理真实。反对传统观念中的“模仿说”,在创作上带有主观性和内倾性的特点。在艺术上则热衷于诗歌技

巧,尤其是诗歌语言的革新与实验。

且看李金发的诗作《弃妇》:

长发披遍我两眼之前,/遂割断了一切羞恶之疾视,/与
鲜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黑夜与蚊虫联步徐来,/越此短
墙之角,/狂呼在我清白之耳后,/如荒野狂风怒号;/战栗了
无数游牧。//靠一根草儿,与上帝之灵往返在空谷里。/我
的哀戚惟游蜂之脑能深印着;/或与山泉长泻在悬崖,/然后
随红叶而俱去。//弃妇之隐忧堆积在动作上,/夕阳之火不
能把时间之烦闷/化成灰烬,从烟突里飞去,/长染在游鸦之
羽,/将同栖止于海嘯之石上,/静听舟子之歌。//衰老的裙
裾发出哀吟,/徜徉在丘墓之侧,/永无热泪,/点滴在草地,
为世界之装饰。^{[1](P42)}

李金发的这首代表作从表面描绘的对象来看,似乎是写一个被生活遗弃的妇女的悲苦命运,而实际上它的含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字面形象所揭示的内容。“弃妇”这个形象似乎蕴涵了诗人在人生道路上所遭受的冷遇和被遗弃的命运,对人生命运的思索熔铸了诗人强烈的内心世界的感受和内在情感的波澜。其内容之苦涩、想象之诡异和比喻之新奇足以使同代诗人难以望其项背。从中可以看出李金发

* 收稿日期:2005-03-15

的诗不是对生活的直接摹写,也不是直抒胸臆式的简单抒情,而是通过富于象征意义的形象来抒发对命运难以把握的瞬间感悟。他所描绘的形象既是事物本身,又不是事物本身,因而具有内涵的二重性和多义性,读来颇令人费解。尽管我国的传统诗歌历来就很注重象征、暗示与隐喻的作用,但与李金发所倡导的象征主义还是相去甚远,首先,传统的象征手法在象征物和被象征物之间一般都有明显的类似之处,如用鸽子象征和平,用太阳象征光明,用梅、竹等象征人品的高洁,而象征主义手法却常常把毫无关联的东西扯在一起,造成一种突兀、新奇的艺术效果。其次,传统的象征内涵较实,在象征物和被象征物之间一般都存在客观的联系,而象征主义的内涵较虚,它只顾及个人的主观感受,凭个人直觉和内心梦幻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暗示某些瞬间的印象,甚至是飘忽的难以捉摸的情感。正如朱自清所说“象征派是‘远取譬’,而不是‘近取譬’”。^{[2] (P138)}

又看《题自小像》:

即月明江底,/还能与紫色之林木微笑。/耶稣教徒之灵,/吁,太多情了。//感谢手与足,/虽然尚少,/但既觉够了。//昔日武士披着甲,/力能缚虎!/我么?害点羞。//热如皎日,/灰白如新月在云里。/我有草履,仅能走世界之一角,/生羽么?太多事了呵!^{[3] (P14)}

这是一首自嘲诗。诗人对自己所经历的漂泊生活似乎有一种心理上的满足,表明自己没有过分的奢望。第一节的前两句说,沉落江底的明月,还能与紫色的树林发出微笑,暗示自己对未来的生活和理想有着永不泯灭的追求。第三四行即有些晦涩,其大意是说,自己难道还希望象耶稣教徒之灵那样永生不死吗?唉——这样就太多情了。既对自己的追求感到得意,又满足于已然得到的一切,所以对自己的奢望进行自嘲。第二节就第一节表述的意思进一步说明自己也不奢望有更多的获取,自己的愿望容易满足。先说自己的手足使自己的理想能够得以实现,自己感到很满意。但到后三行,却又使人难以捉摸。这是因为在这里诗人用了他惯常用的省略法。他由自己漂泊在外,理想得以实现而想到昔日武士的勇武。这种意象之间的跳跃本身就让人难以理解,再加上他在这里又省略了(我羡慕)昔日武士的(力量和勇武)吗?(不,如果是那样),那我就有点害羞。第三节继续对自己的心迹进行描画。一开始便省略了(我的心)三字,直接写“热如皎日”,第二句说“灰白如新月在云里”,就是说我的热心就象新月在云里,没有人能够明白。想到自己穿着一双草履,仅能走世界之一角,那么(幻想)生出一双翅膀(飞翔吗)?如果是这样又太多事了。这样上下一连贯才发现所描摹的心迹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再看《里昂车中》:

细弱的灯光凄清地照遍一切,/使其粉红的小臂,/变成灰白。/软帽的影儿,遮住她们的脸孔,/如同月在云里消失!//朦胧的世界之影,/在不可勾留的片刻中,/远离了我们,/毫不思索。//山谷的疲乏惟有月的余光,/和长条之摇曳,/使其早睡。/草地的浅绿,照耀在杜鹃的羽上;/车轮的

闹声,撕碎一切沉寂;/远市的灯光闪耀在小窗之口,/惟无力显露倦睡人的小颊,/和深沉在心之底的烦闷。//呵,无情之夜气,/卷伏了我的羽翼。/细流之鸣声,/与行云之漂泊,/长使我的金发退色么?//在不认识的远处,/月儿似钩心斗角的遍照,/万人欢笑,/万人悲哭,/同躲在一具儿,——模糊的黑影/辨不出是鲜血,/是流萤!^{[4] (P56)}

这首诗写的是作者在法国里昂车中的见闻,观察入微,表现细腻,想象丰富,比喻新奇。他写里昂车中女人的脸孔被“软帽的影儿遮住”,“如同月在云里消失”,似乎暗示着一种人生的失落感。因为车内灯光微弱,诗人感到“朦胧的世界之影,在不可勾留的片刻中,远离了我们,毫不思索”。这是诗人内心世界失落感的扩散,一种茫然的不可名状的希望就在他即将要抓住的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诗人把微弱的灯光照射下的汽车,比喻为疲乏而沉睡的山谷,又由女人帽子上杜鹃的羽毛想到了草地的浅绿,显示了他奇特的想象力。要不是车轮的闹声撕碎了一切的沉寂,远市的灯光闪耀在小窗之口,真会使人沉醉于深沉的心底的烦闷而不可自拔。这首诗字里行间似乎隐含着诗人对人生的思索与感慨。他把色彩、光亮、声音和朦胧的意象叠在一起给人以繁复的感受,同时让我们看到了诗人在里昂车中内心翻滚的波澜。

综观李金发的诗作,可以发现他几乎很少涉及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现实,他虽有改变中国“丑恶之环境”,以使中华民族跻身于“文明民族之列”的美好愿望,但他的诗主要是描画人生命运的不可捉摸与无从把握,状写爱情的欢乐、失恋的痛苦和大自然的景色,抒发个人内心世界的细微感受,内在情感的波动甚至是非理性的内心的神秘体验,对社会没落,文化衰微的哀叹,对梦境、死亡、黑夜的歌唱和吟咏,多充满感伤的情绪。在艺术上则强调“暗示”和“象征”,“色”和“音”的交错,突出想象和感觉的作用,赋予抽象的观念以具体可感的形式,刻意追求艺术的完美,提倡“纯艺术”和“纯诗”,构成一种朦胧、颓废、隐晦、谜语式的美学风格。从他苦心经营的“象牙之塔”和那虚无飘渺的“美的世界”中我们不难发现李金发诗歌所形成诗学风格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至深,尤其是以瓦雷里、马拉美等人为代表的后期象征主义,他自己就曾坦言“我的名誉老师是魏伦”。李金发1919年留学法国本来是学雕塑的,但他在思想与爱情的双重苦闷中,手不释卷地捧着波特莱尔的《恶之花》和魏尔伦的诗集。他不仅是把波特莱尔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而且是对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诗派”过分注重格律、过于直白的一种反拨。波特莱尔的奠基作《恶之花》以其颓废的笔触对19世纪中叶的资本主义“表示了浪子式的叛逆”,在思想上、艺术上开辟了为世人所公认的创作道路,而被称为法国“象征三杰”的魏尔伦、马拉美、兰波则用纯熟的现代诗体对资本主义作了病态的描写和绝望的宣判。象征主义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以王尔德为代表的唯美主义,他们认为文学艺术应当独立,不受任何其他意图的影响,文学家和艺术家应当是超越的人。英国的

浪漫主义诗人丁尼生是这样描述诗人的：“别用你那肤浅的头脑去烦扰诗人；/别去烦扰诗人的心灵；/它于你太杳渺深沉。”^{[5] (P34)} 充分强调了诗人心灵的超脱。象征主义诗歌汲取唯美主义的营养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基础和独特的美学风格，这一股崛起于19世纪中后期的潮流迅速风靡欧洲及全世界，到20世纪20年代则发展为世界性的现代派文学运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契机促成了象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而形成了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诗派。

波特莱尔认为“艺术越想达到哲学的明晰性，便越降低了自己，回到象形文字的幼稚状态；反过来说，艺术越摆脱教训，便越取得大公无私的纯粹之美……诗不可同化于科学和伦理，一经同化便是死亡或衰退”；^{[5] (P56)} 瓦雷里说“诗的世界与梦境很相似，至少与某些梦所产生的境界很相似”^{[5] (P78)}；李金发的诗歌理论与波特莱尔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认为“艺术是不顾道德的，也与社会不是共同的世界。艺术上唯一的目的，就是创造美，艺术家唯一的工作，就是忠实表现自己的世界。”^[4] 他这样描述自己所理解的美：“夜间的无尽之美，是在其能将万物仅显露一半，贝多芬及全德国人所歌咏之月夜，是在万物都变了原形，即最平淡之曲径，也充满着诗意，所有看不清的万物之轮廓，恰造成一种柔弱的美，因为暗影是万物的装束。月亮的光辉，好象特用来把万物摇荡于透明的轻云中，这个轻云，就是诗人眼中所常有，他并从此云去观察大自然，解散之你便使其好梦

逃遁，任之，则完成其神怪之梦及美也。”如此看来，以唯美和象征为衣钵的颓废美学追求的是一种纯粹的艺术之美，他们反对不顾内容和艺术的需要而强加的道德、政治、宗教之类的标签。提倡外在美和内在美的统一，也即美与真和善的统一。然而，正如英国评论家R.福克斯所言：“为艺术而艺术不过是对‘为金钱而艺术’的一种绝望的回答——绝望，因为象牙塔从来不是做堡垒的好材料。”在社会大激荡大变革的二、三十年代，李金发所倡导的绝望的对抗，其呼声必然是微弱的，他由此遭遇的毁誉参半的命运也就不言而喻了。他的一生，由诗人、雕塑家、到文化官僚，最后定居美国过着隐居的生活，始终没有背离自己的初衷，他被人称作“诗怪”也是不难理解的。

参考文献：

- [1] 刘川鄂，聂运伟. 新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第2卷[M]. 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
- [2]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98.
- [3] 李金发. 微雨[M]. 北京：北新书局，1925.
- [4] 李金发. 食客与凶年[M]. 北京：北新书局，1927.
- [5] 莫自佳，余虹. 欧美象征主义诗歌赏析[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8.

The Poetry of Li Jinfa and the Modernism Trend of Thought

XIA Jun-hua

(Luohe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Luohe Henan 462002, China)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Li Jinfa is a crucial figure in the field of modern poetry. However, during the period of “May 4th Movement”, foreign culture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enormously. Under this background, his poetry was influenced unavoidabl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ext, this paper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modernism trend of thought’s influence and application in his poetry.

Key words: Li Jinfa; symbolism poetic school; modernism